



“无念”的现代性诠释 ——从胡适、铃木大拙到当代 AI 伦理的哲学线索

秦臻宇 赵梓君

珠海科技学院: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安基东路 8 号

通讯作者*: 秦臻宇 E-mail: 1239969690@qq.com

论文信息

关键字

无念; 现代性诠释; 胡适; 铃木大拙; 人工智能伦理

禅宗“无念”说在其现代转型中, 面临被简单归结为“无思无想”或者局限于神秘体验的阐释困境, 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 本文要重新构建“无念”的现代哲学谱系: 追溯《坛经》里“于念而离念”的本体论以及工夫论基础。通过对比胡适的“历史主义与理性批判”和铃木大拙的“超历史主义与神秘直观”这两种经典阐释路径, 揭示出它们把“无念”分别客体化为思想史对象以及主体化为超越性体验的内在矛盾。本文的关键创新之处在于, 把这个哲学线索富有创造性地拓展到人工智能的伦理前沿, 论证“无念”所包含的“离相”“不执”智慧, 可为化解算法偏见、信息茧房以及数据焦虑等问题, 提供一种打破二元执着、导向心灵自主的批判性伦理资源, 这样一来, “无念”达成了从禅修法门到思想史对象, 再到当代伦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变, 还呈现出它作为连接传统心性哲学与未来科技文明的理论活力。

一、“无念”在《坛经》中的本体论与工夫论意涵

禅宗六祖惠能所著的《坛经》, 凭借其有革新意义的禅法思想, 奠定了中国禅宗的理论基础, 其核心纲领被总结为“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住为本”, 其中“无念”思想是六祖“心性革命”的关键所在, 它完全改变了传统禅法侧重于外在修行的方式, 在后世的现代性阐释

中呈现出旺盛的哲学生命力。如张秀娟所认为的，惠能依据“摄佛归性，摄性归念”的独特心性论，从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以及认识论等多个维度，赋予了“无念”丰富的内涵[7]，而顾明栋的研究说明了“无念”思想的原创性，指出其思想根源并非仅仅继承佛教“空”义，而是与道家“无”的智慧高度契合，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无念”的超越性提供了关键视角[5]。要弄清楚《坛经》中“无念”的真正含义，最关键的是把握其“不二”特性，它不是断绝一切心念的虚无主义，也不是放任心念流转的自然主义，而是“于念而离念”的辩证智慧，这一古典义理，成为了其所有现代诠释得以开展起来的“源头活水”。

（一）“于念而离念”：作为般若直观的“无念”

《坛经》对于“无念”的核心界定直接指向“于念而离念”，惠能明确表示反对把“无念”简单等同于无思无想的断灭空，还警示道“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这深刻地说明“无念”的本质不是否定心念的存在，而是要超越对心念本身的执着，从工夫论方面来看，“于念而离念”要求修行者在心念产生的当下可保持觉知，不随着念头流转，也不执着念头为真实存在，这和张秀娟所概括的“功夫论意义上的‘于念而无念’”是相契合[7]。

这种不离于念却超越于念的特性，恰是般若直观的关键要义所在，般若直观不同于逻辑思辨以及感性认知，它是一种不依靠概念分别，在当下直接体悟事物实相的能力，处于“无念”状态时，主体不会压抑心念的自然呈现，也不会被心念所带动，而是凭借清明的觉照力穿透念虑的虚幻表象，直接洞察其性空本质。这种“即念离念”的实践，打破了“有念”与“无念”的二元对立局面，彰显出禅宗“不二”法门的精髓，又让“无念”自身有了工夫与境界的双重属性，为其后世的多元解读预留了广阔的哲学空间。

（二）“无者无何事？”：对“二相诸尘劳”的超越

“无念”中的“无”，其具体所“无”的究竟是什么？惠能凭借“无者无何事？”这一设问，精确地指出了其批判的矛头指向——“无者离二相诸尘劳”，这里所说的“二相”，具体是指主观

和客观、自我与他人、善恶以及净秽等所有二元对立的分别相，这些分别相恰恰是致使心念执着、烦恼不断产生的源头。《坛经》着重说明“无念者，于诸境上心不染”，这里的“境”实际上就是由分别心构建而成的“二相”，而“无念”的关键要点，就在于不被这些虚幻不实的分别相所束缚。

这种对于“二相”的超越，和《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惠能对《金刚经》的解读有着很强的原创性，他的“无念”思想是借助彻底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打破对所有现象的执着，惠能看来，“二相诸尘劳”的本质是虚假不真实的，执着于它只会让心灵变得僵化和封闭。“无念”的“无”，本质上是“无执着”，也就是对所有固定的认知框架持有一种疏离和超越的态度，达成心灵的自由和通透，这一维度，形成了“无念”思想在本体论层面的核心内容，当代人工智能伦理中由“算法偏见”引发的“偏见固化”问题，其哲学根源也可追溯到这种对“二相”的深切执着，这从反面证明了“无念”智慧在当下时代的相关性。

（三）“念者念何物？”：真如自性的起用

和“无者无何事”相对应的，“念者念何物？”这样的追问揭示出了“无念”思想的积极方面——“念者念真如本性”，真正的“念”，它的根源不是来自外在境缘的刺激，而是内在真如自性的自然生发与清晰呈现，惠能提出“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借此明确了“念”存在染净的区别：执着于外境的分别念是“转识”的结果，而回归自性的“正念”是真如的自然呈现。张秀娟把后者总结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正念”，强调“无念”不是没有念头产生，而是所产生的念头都源自清净自性，不被外境所污染[7]。

这种“以自性为念”的思想，彰显出惠能禅学有性善论的底色。“真如自性”本身就是清净的，自身有一切，“无念”的修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回归自性，是让真如本体在现象界活跃发挥作用的过程，这里的“念”不再是引发烦恼的源头，而是成为体证自性的媒介——“念起即

觉，觉即无念”。当心中念头产生时，如果可立刻觉察到它源自自性，不执着于外部环境，这一念便转变为“正念”，成为真如自性的具体体现，这种“念即自性”的深刻认识，让“无念”完全摆脱了消极避世的意味，呈现出积极入世、在世间又超越世间的实践特质。

《坛经》里的“无念”思想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该体系结构严谨且义理圆融：它把“于念而离念”的般若直观当作核心方法，将超越“二相诸尘劳”的执着作为实践指向，以真如自性的自然起用作为本体依据，这三者共同指向一种“不二”的智慧境界，即不否定心念与现象存在，也不执着于任何固定认知与体验，而是在当下觉知中实现心灵的绝对自主与自由。这一古典义理为禅宗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还成为“无念”概念进入现代话语场的根本依据，其“离相”“不执着”“无住”的核心特质，为后续胡适的理性批判与铃木大拙的神秘直观这两种现代性诠释路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源头，也为其在当代 AI 伦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埋下了深刻思想伏笔。

二、现代转译：胡适与铃木大拙对“无念”的双重诠释路径

惠能“无念”思想所有的现代生命力，主要体现在胡适与铃木大拙的双重诠释方面，这两位作为 20 世纪禅学研究里的两大核心人物，各自沿着“理性实证”与“体验直观”的路径，把古典的“无念”思想引入到现代学术话语领域，胡适运用“历史考据”以及“科学精神”来解构禅的神秘特性，将“无念”还原成中国思想本土化的实践智慧，而铃木大拙凭借“灵性直觉”和“跨文化对话”来重构禅的超越性，使得“无念”变成东西方精神沟通的一座桥梁。这两种诠释路径看上去好像是对立的，然而却共同达成了“无念”思想从古典宗教话语朝着现代多元话语的转译，呈现出其兼容理性与灵性的普世特质。

（一）胡适：历史考据与科学精神下的“无念”解构

胡适的禅学研究以“怀疑精神”与“实证方法”为核心，其对“无念”的诠释本质上是一场对禅学传统的“历史祛魅”。他将禅宗视为“中国思想史的革命运动”，主张以史料考据还原“无

念”思想的形成过程，反对将其神秘化、玄学化。

首先，在史料考据之下探寻“无念”的本土化源头。胡适借助仔细比对敦煌本《坛经》与其他版本，明确指出惠能的“无念”思想并非来源于印度佛教的“空性”，而是老庄思想和本土心性论相互融合之后产生的结果，这和顾明栋关于“道家‘无’为思想渊源”的论断达成了呼应，他着重突出神会在“无念”思想传播过程里的关键作用，觉得神会凭借对《坛经》进行整理，把惠能的“无念”从“个人修行体验”转变为“可传承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对“无念”本土化特性的强化。

其次，科学精神对“无念”神秘性的消除。胡适不赞同铃木大拙把“无念”和“神秘体验”联系在一起，主张运用“科学实证”来阐释其本质，他觉得“无念”并非是“超理性的顿悟”，而是“摆脱教条束缚回归自性的理性觉醒”，和儒家“心性论”、道家“自然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中国思想重视“实践理性”的一种体现。这样的解读去除了“无念”的宗教神秘色彩，将其转变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解放方法”，也就是凭借破除对文字、教条、权威的执着，达成心灵的自主与自由，

再之，“反传统”角度下的“无念”革命意义。胡适把惠能的“无念”思想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核心”，指出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特质，本质上是对印度佛教繁琐教义的一种反叛，和中国传统思想中“重实效、轻形式”的精神相符合。他认为“无念”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宗教权威的垄断”，让修行回归到个体本心，这一“反传统”特质和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高度契合，为“无念”思想进入现代公共话语提供了理性基础。

（二）铃木大拙：灵性直觉与跨文化对话中的“无念”重构

和胡适的理性解构有所不同，铃木大拙把“禅体验”当作核心，借助跨文化阐释把“无念”重新构建成一种超越理性的“灵性智慧”，他突破了传统佛学研究在文本方面的局限，把“无念”跟现代心理学、哲学结合起来，让其变成东西方精神对话里的关键概念，

一方面是灵性直觉下“无念”的本质回归。铃木大拙不把“无念”放进理性分析框架里，主张它的本质是“超越主客二分的灵性直觉”。他在《禅学入门》里提到，“无念”不是“无思无想”，而是“于念而无念”的直接体验，也就是不被概念分别所束缚，在当下的觉知中实现心灵的自由，这种诠释回归到了惠能“无念”的体验本质，强调“无念”不是认知对象，而是“依靠修行获取的生命状态”，跟庄子“心斋坐忘”的灵性境界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另一方面属跨文化对话中“无念”的普世化。铃木大拙的核心贡献是把“无念”思想从中国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在东西方精神对话的框架之中，他在和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对话时，把“无念”阐释成“解决现代性焦虑的精神方案”，现代社会的“过度理性化”与“自我异化”，刚好可借助“无念”的“不执着”特质被消解。他觉得“无念”的“灵性直觉”可弥补西方理性主义的局限，给人类提供“身心合一”的生存智慧，这一诠释让“无念”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最后是“无心”理论对“无念”的现代拓展。铃木大拙在《所谓无心》里把“无念”拓展成“无心”理论，指出“无念”的本质是“超越意识与无意识的二元对立”，跟现代心理学中的“纯粹经验”相呼应。他强调“无念”不是否定思维，而是“让思维摆脱执念的束缚，回归自然流动的本然状态”，这种解读保留了“无念”的超越性，又让它和现代心灵修行形成理论关联，为“无念”的现代实践提供了新路径。

（三）双重诠释的张力与互补：“无念”的现代性特质彰显

胡适与铃木大拙的诠释路径看似对立，实则构成了“无念”现代性的双重维度——理性维度与灵性维度的互补。胡适的考据解构了“无念”的神秘外衣，使其获得“学术合法性”；铃木大拙的体验重构则保留了“无念”的超越特质，使其获得“精神生命力”。

诠释张力的核心：理性与灵性的平衡：胡适强调“无念”的“理性内核”，反对将其神秘化；铃木大拙强调“无念”的“灵性特质”，反对将其工具化。这种张力恰恰彰显了“无念”的本质——它既非纯粹的理性认知，也非纯粹的神秘体验，而是“理性与灵性的统一”：“于念而无念”

的实践，既需要理性对“执念”的认知与破除，也需要灵性对“自性”的觉知与回归。

互补性的现代意义：多元话语的兼容：两种诠释路径共同将“无念”从古典宗教话语中解放出来，使其适应现代多元话语场。胡适的诠释使其进入“思想史”“文化研究”等理性学术领域，铃木大拙的诠释则使其进入“心理学”“灵性修行”“跨文化研究”等体验领域。这种多元兼容的特质，正是“无念”思想能够跨越时代、跨越文化的关键——它既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可以作为个体精神修行的方法，还可以作为跨文化沟通的媒介。

因此，胡适与铃木大拙的双重诠释，完成了“无念”思想的现代转译。前者以“历史考据”与“科学精神”赋予其“理性合法性”，后者以“灵性直觉”与“跨文化对话”赋予其“精神普世性”。两种路径的张力与互补，不仅展现了“无念”思想的丰富内涵，更使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多元生命力，为后续“无念”思想与 AI 伦理、心灵疗愈等前沿领域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三、数字文明语境下“无念”思想的当代转译与实践路径

数字文明以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为基本特征，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结构与价值观念。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日益主导认知逻辑、人机融合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传统禅宗“无念”思想通过与数字文明的核心要素——数据、数字素养与共享理念——以及技术伦理中的人工智能拟人论、人机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实现了从古典宗教修行智慧向现代生存哲学的创造性转译。这一转译不仅回应了数字时代所引发的信息超载、算法依赖与人的自我异化等现实困境，也为数字文明的人本化转向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实践路径。

（一）数据洪流中的“无念”：超越算法执念的路径

在数字文明的大背景之下，数据呈现出爆炸式的快速增长态势，同时算法也在各个领域广泛渗透，这种情况使得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对于数据理性以及算法权威的双重迷恋之中，

禅宗所倡导的“无念”思想，其中“于念而无念”的理念，可为我们解构这样的认知执念提供关键的哲学方面的参照。

数据执念的消解，即从“数据崇拜”迈向“数据自觉”，在当下数据被赋予“现代性真理”这一符号的时代，人类渐渐形成了对数据的盲目推崇，陷入了将数据当作唯一评判标准的认知困境之中，“无念”思想所强调的是“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其主张破除像“数据有用与无用”“正确与错误”这类二元对立思维，以一种清醒且自觉的态度去面对数据。这就说明，在认可数据作为决策辅助以及效率提升工具的还需要警惕数据存在的局限，像是结构性偏见、信息失真以及碎片化等问题，以此在数据洪流里维系住主体性的心灵澄明，达成“于诸境上心不染”的实践境界。

其二，对算法依赖的超越：从被动遵从走向主体自觉。算法在推荐机制、自动化决策等领域的高度介入，潜在地削弱人的认知自主，催生信息茧房与思维固化的风险。“无念”思想中“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精神，反对将算法逻辑绝对化，强调回归人本位的判断机制。正如胡适所言，“无念”意味着对一切教条与外在权威的理性觉醒；在算法社会中，则表现为对算法推荐的批判性审视、对信息壁垒的主动突破，以及在人机协作中保持直觉思维与价值判断的能力。铃木大拙所提出的“灵性直觉”理念，进一步提示我们应在算法理性与人类灵性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用算法而不为算法所用的主体性复归。

（二）数字素养构建中的“无念”：作为心灵修炼的认知能力

数字素养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体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以及创新能力，其内涵更为丰富，还包含了在数字环境里可始终保持批判意识以及有伦理自觉的心灵素养，当“无念”思想融入其中时，这便为数字素养的培育增添了一层深层的精神维度。

在批判性思维层面，“无念”着重强调的“于念而离念”，所指向的是一种针对信息保持着觉知但却不执着的认知态度，当面对充斥着虚假信息、情绪化内容以及算法偏见的数字空

间时，个体需要发展出对于信息的清醒审视能力，也就是不会去排斥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便利，同时也不会被其困扰和沾染。借助“无念”式的思维训练，数字公民可穿透表层信息，洞察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算法逻辑以及价值导向，在认知层面达成真正的信息自主。

在伦理自觉维度，随着人工智能拟人化态势不断深入，人机关系的伦理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容易引发技术神化以及责任归属方面的困境，“无念”思想以“自性清净”作为核心要点，倡导在人机互动过程中坚守主体的伦理清醒状态：不给予人工智能超越经验的“灵性”，也不陷入单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冷漠之中。在伦理实践领域，应当将人的主体性当作根本所在，明确人工智能处于技术从属的地位，在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共同对技术异化加以防范，构建起以人作为核心的人机伦理范式。

（三）共享文明视域下“无念”的共同体转向

数字技术搭建起了跨越地域的共享共同体，其中“共享”作为数字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无念”思想里“物我不二”“自他不二”的共同体意识极为契合，促使“无念”从个体心性修养延伸到社会关系以及文明互鉴的层面。

在数据共享这个领域当中，现实里广泛存在的数据垄断以及信息壁垒，从本质上来说源自一种“数据私有”的固执念头，“无念”思想倡导“自性含万法”，它揭示出个体与共同体在数据生态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状态，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共享，并非仅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实现，是一种对“我执”的超越行为——数据所有者要在保证安全与隐私的条件下打破占有意识，促使数据开放，使用者需要以合作而非掠夺的心态去参与共享，最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达成数据正义。

在智慧共享层面，数字平台促进了跨文明对话，但也伴随文明优越论与冲突论的噪音。“无念”主张超越一切二元分别，包括“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等对立框架。正如胡适将“无念”视作中国思想的内在革命，铃木大拙以其为东西方精神沟通的桥梁，二者皆启示我们：

应在数字共同体中摒弃文明等级观念，以“无念”所倡导的开放与包容之心，推动多元智慧的融合与共生，塑造具有整体性意识的数字文明形态。

（四）人机协同中的“无念”：AI伦理的东方视角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人机协同成为数字时代的基本生存图景，随之而来的拟人化伦理争议，亟需“无念”思想提供超越工具理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调和视角。

对于人工智能拟人论的反思而言，“无念”思想着重突出“见自性自净”，倡导在人机关系里确立“人机有别”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不会把AI人格化让权责边界变得模糊，也不会因为它的工具属性就任由伦理出现失范情况，在使用AI的过程中，要依据其“有限主体”或者“功能模拟”的本质，发挥它在效率提高以及能力拓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警惕它替代人类判断与价值的潜在风险，凭借这个来达成“用AI而不执迷于AI”的智慧平衡。

面对未来或许会深度发展的人机融合技术，像是脑机接口以及智能嵌入设备，“无念”思想里“自性本自具足”的理念给维系人之本质奠定了哲学基础，它向我们说明，人之主体性并非依靠外缘技术才得以成立，而是源自内在的觉性与自主，在技术融合进程里，要强化心灵层面的“无念”修炼，借助数字断联、注意力管理以及认知自主训练等办法，维持人在技术嵌入状态时的精神独立与道德清醒，最终达成“人机共生而自性不迷”的理想境地。

在数字文明的语境下，“无念”思想通过与数据、算法、共享伦理及人机关系等核心议题的对话，完成了从传统心性论向现代生存论的转译。其核心实践路径可归结为：在数据中追求自觉，在算法中持守自主，在共享中践行包容，在人机协同中维系自性。这一转译不仅为数字时代的主体异化、信息过载与技术依赖等问题提供了精神层面的解困思路，更从哲学根基上助力构建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数字文明生态，从而彰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视域下的当代价值与普世意义。

四、“无念”思想的当代价值重释与未来发展向度

“无念”作为《坛经》核心要义，经过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融合吸收，以及近代以来东西方思想的交流碰撞，在当下数字文明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依旧呈现出强大的哲学阐释能力与理论适应特性。本文在梳理“无念”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其现代转变途径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现实两个不同维度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并且结合技术发展演变与文明转型的趋势，探索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期望可为古典智慧的现代转变以及跨文明对话给予学术方面的支持。

（一）“无念”思想的当代理论价值重释

“无念”并非固化的传统教义，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普遍性的哲学资源。其在主体性重建、认知模式转型与文明对话方法等层面，为回应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源自东方智慧的解题思路。

可开展主体性建构，将其作为技术时代心灵自主的根基所在，在算法越来越多地介入认知、人机边界逐渐变得模糊的背景下，人的主体性存在被技术逻辑消解的风险，“无念”思想把“自性本自具足”当作根本立场，着重指出主体性的确立并非依靠外部的技术，而是源自心灵的内在觉醒以及自主持守。惠能所说的“于念而无念”，说明在技术使用过程中要保持“用而不执”的觉知状态，要防止陷入对人工智能的“灵化想象”，又要防范纯粹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在算法主导认知、数据重塑价值的当前情形下，“无念”思想为人类主体性的存续提供了“不为物转、心能转物”的哲学依据。

开展认知模式革新，构建超越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无念”主张“离二相诸尘劳”，旨在破除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直觉、传统与现代等认知框架中的二元对立。胡适视“无念”为“理

性的觉醒”，铃木大拙则强调其“灵性直觉”的维度，二者共同指向一种超越对立、统合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方式。在技术理性日益主导认知结构的今天，“无念”所倡导的“不滞于法、不执于识”的态度，有助于克服认知的碎片化与机械化，推动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动态平衡的思维模式，为人机协作与复杂系统认知提供思想资源。

身为一种文明对话范式，它搭建起了一座通往跨文化理解的沟通桥梁，“无念”思想本身就是文明融合所产生的成果，它一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般若思想，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儒道的心性传统，并且在近代经过胡适、铃木大拙等人的阐释，成为东西哲学对话里颇为关键的媒介，它所有的“不二”智慧以及“无执”态度，为全球语境中的文明互鉴给予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即要坚守文化主体性，又不能陷入文明优劣的二元判断之中，要朝着现代性开放，又不能丧失传统的深度。在数字时代多元价值同时存在的背景情形下，“无念”思想可帮助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文明对话机制，促使形成“和而不同”的全球文明生态。

（二）“无念”思想的当代实践价值具象化

“无念”不仅具有理论阐释力，也在个体精神建设、社会治理创新与技术伦理构建等现实领域展现出积极的实践价值。

在现代社会面临信息超载、意义迷失以及精神焦虑等诸多困境的情况下，“无念”思想给出了一套系统的心灵调适方案，它所有的“于念而离念”以及“念念自净其意”的修养方法，可引导个体在进行信息消费之时保持批判意识，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不被得失所束缚、不被外部环境所困扰的心理素质，达成内在秩序的安定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当代正念实践里有可能出现的“术道分离”倾向相比较而言，“无念”凭借其“即工夫即本体”的修养论特质，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具整合性的安身立命之道。

其次，“无念”思想中蕴含的“中道”“无滞”等原则，可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哲学参照。其所倡导的“不落两边”“动态平衡”思维，有助于超越非此即彼的政策选择，在多元利益与价值

诉求间寻求最大共识；“无住生心”的智慧提示制度应保持弹性，避免陷入僵化与教条；而“自性自度”的精神则有助于激发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伦理，推动构建政府、社会与个人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在人工智能伦理范畴之中，“无念”思想可为技术的发展给予人本导向的价值基准，“无念”着重突出“不执于相”，这对于破除人们对 AI 的能力幻想以及人格化投射有着帮助，确立起“人主技从”的伦理底线，“自性清净”的伦理要求，可以引导技术设计者以及使用者维持道德自觉，以此防范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伦理风险。“无念”所包含的整体思维以及价值理性，可提示 AI 的发展应当兼顾效率追求与人文关怀，防止技术理性出现单向度扩张，推动科技向善、为人类服务。

五、结语

“无念”思想源于《坛经》的核心教义，经过长达千年的传承以及诸多诠释，在当代社会实现了从传统修行智慧转变为生存哲学，从文化遗产转变为文明资源的过程，它在理论方面给予主体性自主、认知模式革新以及文明对话范式以启示，在实践层面为个体生存、社会治理以及技术伦理提供指导，充分呈现出古典思想在当代所有的生命力。在未来的发展进程里，“无念”思想要坚守“自性觉醒”“内外无执”“多元包容”这些核心要义，借助与新兴领域融合、诠释方式转变、传播路径拓展等方式，持续为人类应对技术异化现象、文明冲突问题以及精神困境状况提供智慧支撑，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范例以及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桥梁，“无念”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更会成为人类文明共生发展的关键思想资源，在古典与现代相互碰撞、东方与西方展开对话的过程中，不断绽放出新的思想光辉。

参考文献

- [1] 刘永谋,白英慧. 人工智能拟人论的哲学反思[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 (6) : 1-9.
- [2] 尹岩. 数字文明的哲学审视[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 (5) : 1 – 8.
- [3] 成素梅. 论智能时代科技与哲学的共同重生[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 (5) : 21 – 27.
- [4] 张骁. 禅宗美学视域下的铃木大拙的自然观[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4.
- [5] 顾明栋. “无念”之道: 慧能禅思想的原创性与禅悟的奥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 102 – 113+178.
- [6] 苏雨晨. 铃木大拙的中国传统哲学观[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2.
- [7] 张秀娟. 《坛经》中的“无念”思想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9.
- [8] 胡永辉. 胡适禅学研究的文化向度[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 (6) : 67 – 72.
- [9] 孔祥珍. 铃木大拙与西方语境下的禅学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0.
- [10] 张军. 胡适禅宗研究及其禅学思想述评[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06.